

第一章 圖獵

一六四〇年三月底。

黎明時分，曠野的空氣顯得濕凝、涼意。東邊太平洋海上已經出現了一長條縫隙的華白，灰濛卻清楚地與周邊的灰黑有所區隔，橫向開裂成一片灰黑布幕似的，使不經意地流洩出了背景的灰白顏色，那樣的隨性、自然開裂。不多時，那灰白背景逐漸擴大、變長，而邊緣的雲絲開始染上了淡淡的黃或橙色。一棵有著三兩粗大枝幹的樹影，剪紙似的、版畫似的輪廓正浮凸在這微弱光影中；在一整遍還淡淡漫瀰晨霧的荒埔草原上，顯得孤立卻掌握全局似的俯瞰、凝視眼前的一切景象。

順著樹幹往上，第二枝指向南方的枝幹杈桠處，跨坐著一個漢子的身影，一動也不動地專注盯視著南面草原；而南面，此刻，除了夜空中還掛著大小不一的，數量多卻還算不上「繁多」的星星；地面則尚未自霧幕的遮罩與晨曦未明的暗夜中顯影而出。整個四周除了蟲鳴以及幾個灌木叢中拼命叫嚷的麻雀群，還有那漢子頭頂上偶而嘎鳴一兩聲的三兩隻夜鷺。

一隻夜鷺忽然呱叫然後振翅飛出，引起樹梢一陣騷動，

「呸！」那漢子輕輕咒罵了一聲，目光沒偏離南方，只揮過右手掌抹去剛剛咄落在額頭的一沱濕熱騷臭的鳥糞。

那漢子想起了昨天傍晚在村子口外，大巴六九溪南岸灌木叢的苦荬樹下，也是這樣

地在頭頂上挨了一隻大烏鴉的糞便，他不自覺地裂了嘴笑了笑。

「她可真是迷人啊！」他眯起了眼睛輕輕的說，心口一陣怦然亂跳，耳根子便熱了起來。

昨天傍晚入夜前，這漢子由部落東北面的撒弩儂（註：地名，與今之下賓朗隔溪床相對之地）查看陷阱走回部落，正巧看見幾個巴拉冠的小伙子鬼鬼祟祟地蹲屈著躲在灌木叢中，安靜地、專注地向著溪水處張望。正待出聲喝斥，忽然警覺前方有異，他好奇地順著他們的眼光望去，卻看見灌木叢外約五、六公尺處的溪水邊，有幾個女人正光著身子洗澡。天色已經灰暗，加上所站的位置被樹葉枝幹遮去了不少的視線，他無法辨認出那些女人是誰。基於「巴拉冠」的禮儀教育，他本能的想移開視線並斥責趕跑這些小伙子，卻忽然瞥見部落第一美女路格露也在其中，裸露的身子左側背向著這些偷窺者；但即使只是側背，也令這漢子醉迷，他呆住了，呼吸不自覺地變得急促濃重。

傍晚入夜前「法魯古」溪的溪水，乍暖還涼，幾個女人或蹲屈或跪坐在溪床上分流而來的溪水裡，正開心的閒聊，還不時以曬乾了的瓜瓢舀水淋身，完全沒警覺到這一群男人的無禮侵犯。但幾個小伙子警覺背後有人，忽然同時回頭看見站在身後的漢子；霎時，無不驚得慌亂了手腳起身，騷動了他們藏身的灌木樹叢，沙...拆...枝葉摩擦、碰觸回彈聲，擾得那漢子身後的苦苓樹上頭的幾隻烏鴉呱呱飛離，幾顆濕糞啪啪地啞在那漢子頭上。那漢子火了，正待開罵，灌木叢外已經響起了一個尖喉的女人聲：

「站住！你們這些色鬼，誰都別跑！都給我站在那兒！」

那漢子定睛一瞧，一個女人，身體遮擋在灌木樹叢外，只露出頭顱怒視著他們；而

其他女人早已順勢將身體埋在水中，路格露只撇過頭瞪了他一眼，隨即轉過頭而去。

「好啊！你個西卡兒，規矩都要讓你給壞了，這裡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時間？你們在幹什麼？要率隊打仗你躲起來，帶著一群小畜生偷看女人洗澡你倒行啊！照你這個沒出息樣，我看你身後的苦苓樹枯萎、重生三次，你也休想得到路格露的歡心，呸！你個不中用的東西！」另一個女人也跟著出現在灌木樹叢外，吼著那漢子。

「我……」這名叫西卡兒的漢子頓時語塞，他認出那個女子正是向來不給他好臉色的伊媚，火氣順勢爆發了，對著那一群小伙子吼開：

「你們這些猴崽子小王八蛋，還待在這裡幹什麼，都給我回巴拉冠，看我怎麼修理你們！」聲音在村子口外大巴六九溪床上潑灑。

啪啦啦……剛才飛離的夜鷺又重新飛回，引起西卡兒上頭的幾隻夜鷺的騷動；但西卡兒跨騎坐在向南的枝幹上，仍然一動也不動的專注著望著眼前景物的變化。

夜空已經褪去原有的黑，像是一片黑得無光彩的布匹，遮掩住一整塊有光暈的平板，而隱隱掩掩中有了暉光曖曖，使得稍早滿夜空的星群幾乎消失，只留有幾顆向來明亮地、敢於相伴皓月的星辰。地面上，景色矇矓，薄霧已經散去大部分；餘留的、淡淡絲絲的霧氣，折射著東邊映來的晨曦，讓幾叢羅列在西邊靠近部落位置的高大刺竹林清楚的顯映；極目望去，由五節芒連遍生長而成的荒埔草原，在較近距離的區域，已經可以辨識得出上層的葉稍尖末。

西卡兒轉頭向左側，只見東方海面上空，已經白華一片，上層幾片雲帶，由橙轉紅；

而雲帶間、幾塊殘雲的間隔中，出現了零星的火燄靛紫色；海面上潮湧隱約可見，陸地上越往東邊曙色越明。

「還有點時間！」西卡兒喃喃自語，頭又轉回南面。

他下意識地，摸了摸繫在腰間的打火石具，看了看豎在前方尚未點火的長火把，又握了握橫置在兩腿間的短火把，稍稍挪動了一下身體。屁股隔著布裙與粗礫的樹皮磨蹭一兩下的感覺讓他覺得安心、實在。稍早，他選擇這一棵約兩個成年人環抱粗的高大苦苓樹，看重的就是它粗礫的表層，可以讓人穩穩地待坐在上頭不掉落；另外，苦苓樹細小的葉片和淡藍碎白的花朵，綻放、落地後視野不受影響也是原因。

西卡兒昨天無意間闖進女人洗澡的地方，觸犯了部落的規範，也違反「巴拉冠」男子未經允許不得接近那個區域的規定，挨罵受責難自是難免；但「率眾偷看女人洗澡」的指責，對他而言可就嚴重了。雖說他俊美、勇猛，是受部落女人歡迎的單身男子，過去也經常忍不住會踰越這個規定，滿足自己對異性的幻想；但是這一回，路格露在這群裸身洗澡的女人當中，西卡兒可不願忍著吞下這口氣，默認自己是「率眾而為」。昨天不便對伊媚發脾氣，回到「巴拉冠」後，便狠狠地修理了那一群小伙子，同時邀集了幾名平日一起狩獵的夥伴混合編組，準備利用今天清晨圍獵一頭鹿，作為賠罪與洗清自己是懦弱的指控，希望能扳回一點路格露的好感。

「枯萎、重生三次？」西卡兒想起伊媚昨天的怒叱，嘴裡不自覺嘀咕著。

胯下的苦苓樹，少說也四、五十年的樹齡，真要枯萎、重生三次，也得要一百多年，誰活得了那個歲數啊？美麗的路格露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撇過頭看他的那種眼神究竟

又代表什麼意思？

西卡兒沒來由的想起路格露昨天遞過來的眼神，忽然回過神，神情一擰，瞠目向前。

只見遠前方的荒草莽原，正有一大群行動甚為緩慢的移動物體，所經過的位置呈現暗黑，顯然是那些物體移動所踐踏倒下的長草，因為東邊光線照映不到所致。但西卡兒卻更注意西邊沿著山坡地樹林邊移動的另外一群。

「水鹿！」西卡兒十分肯定的說，但不確定數量有多少。

他立刻取出腰間的打火器具，放置在跨坐的苦苓樹枝幹上；打開乾草罐，拈起裡頭的細乾草，放進「火種罐」，又另外取出兩顆白石，相互敲擊起來。喀喀……的敲擊聲，驚嚇了頭頂上的夜鷺，引起騷動。幾顆星火接連迸出，兩三顆掉落火種罐內，西卡兒趕緊趨近輕輕吹氣，罐內的乾草開始冒煙著火，他隨即又撿起一撮細乾草放置上去，更多的煙之後，火苗升起。

西卡兒站了起來，以火種罐的火苗點著豎在面前的長火把，火把不算大的火燄便升起，驚擾了樹上的夜鷺群起飛離向東而去。遠前方移動的物體，稍稍停了停又繼續緩慢的移動，西卡兒望了一眼，深吸口氣坐了下來，心跳卻壓抑不住地開始慢慢加快。

這不是西卡兒第一次編組並指揮出草圍獵鹿隻，自從三年前神箭手馬力範為保護女巫師南下恆春，折返受傷後，這幾年幾乎就由他接手指揮編組。依循過去馬力範所建立的編組方式圍獵，由弓箭與長矛混搭，慢慢的將選定的鹿隻隔離，並誘導至草原中喬木雜木混生的樹林，再集體以長矛刺殺。這個方式蕭規曹隨，著實讓西卡兒省去了一開始指揮掌握的生疏，過去幾次的圍獵也成功捕獲過幾隻梅花鹿。

關於這個，部落人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西卡兒心裡始終感覺不踏實，總多心別人會認為他的能力不如馬力範；他甚至一度認為路格露是因為這個原因不與他接近的。還好，他也注意到路格露似乎與馬力範之間沒什麼互動而釋懷。這一回為了路格露，他想證明自己的能力，決定改變編組與圍獵的方式，而且選定他這段時間所發現與觀察到的、體型較大較兇猛的水鹿為目標。

「看你的了，少馬！」西卡兒心跳仍然無法平息，看了看東邊的曙色，又轉頭注視著南邊遠前方，語氣堅定又充滿期待意味的說。

那鹿群共有兩批，東面稍遠的區域是一批較大、數量不明的梅花鹿集團；另一批，也就是西卡兒盯視的那一群水鹿共七隻，包括長了分岔鹿角的兩隻公鹿，以及三隻母鹿和兩隻幼鹿，或停或行，沿著一個矮樹林邊緩慢的向北方向移動，隨興啃食幾叢五節芒草邊的新鮮嫩莖；所經之地長草倒偃，枝葉被摘食，灌木群也有幾處被啃食踐踏，距離苦苓樹約兩百米。

苦苓樹上忽然燃起的火光，並未驚擾這一隊鹿群。一頭長著一對長約四、五十公分、橫生出兩、三個分岔鹿角間的雄水鹿，只抬過頭向前瞻望，又撇過頭注意著身旁約六、七步一個持著長杖的漢子，又再移動視線，望著右方十幾步遠的另一頭年輕雄鹿，又若無其事地繼續進食。

那漢子便是少馬，幾天以前與西卡兒無意間發現，這些原本在山坡地活動的水鹿，不明原因的下山與梅花鹿搶地盤；部落兩側幾條野溪中，以及草原幾處積水爛泥處還被這群水鹿滾出了不少的澡池。當時少馬想起三年前馬力範在太麻里，以射出弓箭劃開雄

鹿的皮層，逼得鹿群往太麻里北溪上游奔離的事，因而感到好奇。所以幾天以來，沒事便不停嘗試接近，想了解水鹿習性。

水鹿群似乎並不把少馬當一回事，就像其他的梅花鹿群，並不把一兩個落單的人類當成威脅一樣。也許是因為水鹿、梅花鹿是台灣地區最大型的野生動物，在沒有大型肉食性動物的東部平原，鹿是沒有天敵的。這一點，持弓箭長矛的部落人都知道，鹿群也似乎從遠古以來在血液裡、基因裡就記憶著這樣的事。所以當少馬開始接近時，這些原本天性敏感的水鹿，也很快適應與接納他的無害存在，沒有敵意的、僅象徵性的保持一點點距離。

天空已經亮了，少馬意識到太陽即將出海升空，他看了看其他的鹿隻，又望向北方兩百米外的苦苓樹上，只見原先的火把旁又燃起了另一根火把，新燃起的火把在曙光中，已不若先前黑夜時的明亮，但仍舊清楚的看得到樹上的西卡兒向西邊揮舞火把兩下，火光將息未息地劃出了半個弧形。

少馬見狀，立即以手持的長杖輕拍著樹叢。突如的啪擦……聲響，驚動鹿群向前又向旁突進了兩三步，然後停了下來看著少馬一眼，不一會兒又繼續移動進食。少馬趁隙迅速地抽出匕首，套上長杖，又繼續啪擦……啪擦……地拍打樹叢，持續一下兩下，讓鹿群不自覺加快速度移動。不一會兒，鹿群逐漸以少馬為中心相隔各十步形成兩個部分；左側（西邊）是那一頭有著三分岔角的雄鹿，右側（東邊）則是那年輕雄鹿與其他的水鹿。

那頭雄鹿始終與少馬保持十步的間隔，或停或張望；而其他的鹿群受限於芒草叢與

雜樹林的阻礙，移動的方向有些偏東，甚至因為被雜樹叢遮隱，形成那雄鹿單獨被隔離的態勢。

雄鹿邊走邊停，卻逐漸逼近那苦苓樹約一百五十米遠。只見火把又上下揮動，而敲擊枝幹喀喀……的聲音同時又零星地由幾處傳來。雄鹿驚覺有異，停止了動作機警地向其他鹿群探視，卻發覺失去了其他鹿隻的蹤影，心頭一驚低哂了一聲同時往少馬的方向移動數步。但少馬伸長著長矛，矛頭指向雄鹿，矛尖點刺的疼痛，令雄鹿忌憚不敢太靠近。沒幾回，雄鹿停了下來，忽然沉聲粗哂，拱起肩背，微低著頭壓下長角睨著少馬。少馬一驚，立刻移動位置站到兩三棵約大腿粗的樹幹後，平舉長矛與雄鹿對峙。

雄鹿顯然感覺到少馬瞬間的懼慄，本能的再調整方向以長鹿角對著少馬持續低哂著，作勢要衝出。這讓少馬感到恐懼莫名，手心直冒汗呼吸變得急促，心虛的盯視著那一頭鹿，眼光還不時打量長在眼前那三棵雜木。他經歷過與敵人遭遇、異族追逐幾乎喪命的幾場凶殺，但面對這一頭高度與他將近一米七八身高相當、身體雄壯程度卻遠超出自己太多的雄鹿，仍感到一種瞬間、他難以理解的顫慄；他見識過雄鹿奔馳衝撞的氣勢，知道這一衝撞的力道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他又看看了眼前的樹幹，不確定樹幹是不是擋得下雄水鹿的衝撞。

心神才恍惚，雄鹿動了……

「糟了！」少馬心頭一驚脫口而出，直覺手上的長矛槍尖胡亂抖動，而眼睛不自覺瞬了一下。

但雄鹿才跨出半步，忽然急停收勢抬頭後移。不等少馬回過神，耳邊響起了兩個同

伴的聲音：「我們來囉！大家小心啊！」

來人與少馬同樣著後敞褲（註：皮製，僅遮蔽前面避免山林活動遭荊棘茅草割傷的褲子），站開幾步間隔，平執長矛對準水鹿，同時呼喝地叫吼著。

這一著，迫使水鹿放棄衝撞的意圖，掉頭順著雜樹林與芒草叢間的短草地旁的一條小徑，向北往苦苓樹的方向邁步移動。而此時，整個台東平原忽然刺亮了起來，旭日自東邊太平洋水面破海昇出，陽光直向西邊山頭照耀，染黃了山頭樹林與兩三帶未散去的霧嵐。

「該上場了！」苦苓樹上的西卡兒忽然說。

就在剛剛第一道的晨曦橫過他眼前由東向西鋪洩，而整個視界明亮了起來時，他把眼光投向草原上一百五十米外，一前三後緊緊保持距離的雄鹿與少馬等三人，眼神跟著閃起了數道星芒。

眼前，少馬已經按照計畫成功的隔離開那一頭大雄鹿，而且現在正朝著其他人埋伏的位置逐步加速而來。西卡兒意識到，真正的搏鬥就要開始，整個人反而鎮定下來了，他伸手抓了抓腰間的長刀，又望了一眼插立在樹幹旁的長矛。抬起頭向前，深吸了一口氣，揮了揮手上的短火把指向西面、他右側的一處雜樹林，指示少馬導引雄鹿再往西偏一些。

雄鹿果然被少馬三人又逼向西一些。

此時，整個苦苓樹南面的荒草埔中，芒草葉梢、灌木叢、刺竹林、雜樹枝葉與淡淡

殘霧交錯雜融，在略成金黃色的朝曦輝映下，紛呈明亮、晦暗、金黃、白灰的色調；連平時灰黑帶著棕褐的水鹿粗雜毛色，在水鹿邁大步的肌理鼓動狀態下，也呈現出一種奇異的色調，像是一條被抖動的灰白毛色夾雜金黃色彩的薄毯，波動中呈現舒緩帶著幾分優雅的、柔順的黃灰奶色。

西卡兒楞住了，腦海浮現起昨天傍晚暮色中，路格露的裸背影像那凝滑的肩背肌膚上跳躍的光影，因而臉上一陣燥熱，心跳開始變得急促。西卡兒不確定那樣的影像，是淋著的水珠自路格露頸部、脊背、腰側滑落所折映的光影，還是路格露本身的膚色，在溪水潺潺流動與夕陽餘暉中的特有色調；但路格露舀水搓撫的輕微動作中，自左大臂內側裸露的半球圓渾乳房，還是印證了西卡兒平日的幻想。霎時，他感覺腦袋有些昏漲，呼吸急重，血液直往下竄，令他陷入一種醉糜狀態，不自覺地舉……了舉手上的火把。

「不行，我得沉住氣啊！」他近乎掙扎地想集中精神，往南望去，卻見大雄鹿正要經過兩棵並列的羅膚鹽木。

「啊！」他大叫了一聲，整個人瞬間清醒似的急急舉起火把，揮動了數下之後跳下苦苓樹第一根枝幹回到地面，熄掉火把後拔起插著的長矛，往雜樹叢方向奔去。

南邊……

雄鹿慢跑了約五十米，忽然邁開四蹄向前奔馳，龐大身軀奔騰的氣勢著實嚇人，短草區揚起了不少灰塵，蹄甲落地沈悶密集雜亂的卜…卜…奔跑踩踏聲向四周濺開傳去，驚擾了周邊芒草叢的鳥禽撲拉拉的飛出，不規律地、三兩隻或群起向兩側、向上飛散離去引起不少騷動。原先被隔離的年輕雄鹿與其他鹿群，本能地向東奔跑散去，而遠方另

一個集團的覓食鹿群受到吸引，有些停止了啃食紛紛向此地瞻望。

雄鹿喘著氣又向前奔出了五十米外，口鼻不停的噴出白霧，四蹄交互邁動中還不時想偏向東邊的芒草叢去。雄鹿速度快，少馬的速度也嚇人，影子似的，在雄鹿右後側隔著一個長矛斜刺的距離貼著雄鹿奔馳，一發覺雄鹿有偏東的跡象，便毫不客氣地朝鹿身上戳刺，逼得雄鹿頻頻偏頭瞪視，想慢下來又被後頭緊跟著兩個執矛的人戳刺，令牠不自覺地往前往西偏離；而身上已經有幾處長矛點刺造成的皮肉傷滲出了血，在汗水、陽光的揉雜、托映下，殷紅漾漾地染了一肚皮。

眼看短草區逐漸窄縮，而小徑即將直入雜樹林與茅草區之間所形成的、僅兩個人並列寬的裂隙；一整塊岩石突兀的盤據著芒草叢邊界的入口旁。雄鹿忽然又加快速度，似乎想趁著閃進岩石的同時，讓岩石擋下纏在牠右側的少馬。

看來，雄鹿的意圖得逞了。少馬沒等到接近那岩石，自己已經稍微調整了方向，放緩速度，併入其他兩個追逐在後的夥伴行列。三人才交換眼神，雄鹿卻已經閃進了那小徑。

「小心了！」少馬喘著氣張口說。

話還沒說完，前方響起了雄鹿悽喉的嗥叫，同時迸裂起幾枝竹竿爆開碎裂、折斷彈回的聲音。

「哈！這水鹿撞上了埋設在石頭後草叢的竹刺陷阱。」少馬大聲的吼著，語氣極其興奮。

三人衝了進去，只見那一頭雄鹿，踉蹌地又向前翻滾撲倒約十米，芒草叢的邊旁，

被倒地的水鹿龐大身軀狼狽的輾壓垮了一片；雄鹿的左前腿與前胸之間，扎扎实實地插著兩根斷裂的、成人手臂粗的半截竹竿，正隨著水鹿的喘息還上下左右擺動；竹竿尾端慘烈的爆裂、扭曲，顯見衝撞力道之猛、之烈。插入處蹦出了不少鮮血，染紅了整個水鹿的前胸，也噴濺到了周邊的幾叢芒草。

水鹿掙扎地想站起來，東邊草叢卻衝出了另外三個人，各執長矛毫不猶豫地刺向水鹿那柔軟的下腹部，瞬間出現三個血窟窿。水鹿「哞」地慘叫一聲，倏地站起來向西側雜樹叢竄去，所經之處，枝葉斷裂苛...喀...吡...裂...的胡亂聲響，雜樹林硬生生被開出了一條通道，連幾塊雜樹林地下的石塊，也承受不住水鹿上百成噸的重量，喀...啦...碰撞、滾動。

這雜樹林與草埔變得詭異不尋常，一頭受傷的大水鹿，流著血，狼狽地向西向雜樹林深處不擇路地胡亂衝撞而行。狹窄的通道後方，六個圍捕的人成單列跟在後方追逐，既要留心追逐的距離，還要擔心水鹿冷不妨回頭造成傷害。所經之處的上空，不斷盤旋或快速飛離了一群群築巢或棲息的鳥群；陣陣的嘎鳴，連帶影響荒草埔剛才受驚嚇飛起的鳥群持續飛動、盤旋。只見雜樹林的烏鴉、長尾烏鶯、班鳩甚至藍鵲、白鵲竄出嘎鳴亂飛；荒草叢的竹雞、環頸雉、藍腹鵲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常駐的頭翁、麻雀、綠繡眼等張惶地吱喳群舞；那些躲著的野兔、果子狸，那些容易受驚嚇的山羌也都紛紛唧唧叫鳴示警並迅速遠離，連蜂群也忍不住離巢嗡嗡。在濃濃的血腥味中，殺機持續高張；在旭日陽光的斜照下，金黃耀眼與腥紅醒目全攪成一塊，這區域所有生物全都捲進了這一場殺戮。

「小心啦！別讓牠走遠了！」左前方傳來西卡兒的喳呼聲往這個方向快速接近，喘息聲還清楚地夾雜其中。

「是西卡兒，西卡兒來接應了。」一個漢子說。

「來得好，我們也別大意啊，盯緊了……，別讓他往右了……」少馬說著又忽然提高聲調。

前方，水鹿似乎想偏頭向右前方一小塊樹木空隙所形成的雜草叢通道，但因為西卡兒的叫喊而猶豫，跑動中稍稍遲滯了一下。第一個追逐的漢子順勢地猛力將長矛刺向水鹿肛門口下方，長矛幾乎深入水鹿身體內一個小手臂深。水鹿又一聲淒厲嗥叫聲，因疼痛順勢向後抬腿踢去，踢中長矛中段，竹製長矛桿應聲斷裂，後端彈起恰好擊中那漢子左腹部，使得他整個人向右後方彈去撞上幾根樹幹上，只來得及悶哼一聲便暈了過去。

「小心啊！你！留下來照顧他！其他的繼續貼上！」少馬大叫，交代一個漢子，自己隨即補上位置，貼著水鹿追擊。

水鹿的哀鳴嗥叫與紊亂喘息，顯示牠已經處在極度痛苦的狀態，但牠似乎沒有放棄的念頭，本能的向著那雜草叢所形成的通道衝去，希望遠離雜樹叢所造成的行動限制與反擊的不便。卻見到幾道草叢後，執著長矛的西卡兒，正調整矛尖指向水鹿；西卡兒手上以紅豆杉硬木製的長矛桿，暗沈卻泛著長期手握油光的木色令水鹿一驚，踉蹌跑動中撇過頭向左看地形又擺頭向前，加速準備硬衝到底。

忽然……又一陣叫人撕肝裂膽的竹乾脆裂聲，又一陣淒唳卻近乎絕望的嗥叫，又一陣鳥飛獸走的騷動；水鹿又撞上了這群漢子先期設置的第二道竹槍陷阱。

這一回，水鹿沒等西卡兒以及跟著出現的另外三個人衝上前戳刺，牠已經吃力地、掙扎的爬起，稍向左移動軀體；而前胸以及左大腿各插入一支斷裂的半截竹竿，竹竿尾端碎裂扭曲、血液橫流。

水鹿持續蹣跚踉蹌、危危顫顫的移動，顯然先前全力的逃命奔馳已經逼使牠氣力放盡，加上連中兩次的陷阱埋伏，以及這些圍獵漢子手中長矛不時地戳刺所造成的傷口痛楚與大量失血，牠已經無法正常的移動，連呼吸喘氣都感到困難；眼前繼續緩慢向前移動步伐，只是一種想要活命的本能反應，連吶叫哀鳴都顯得虛弱近乎啜泣般地沒章法。沒走上幾步，牠忽然垂軟跪趴在一棵高大苦苓樹前方樹叢，整顆頭埋進四棵樹所夾纏的樹枝叢，三分岔的美麗鹿角融入其中，成了樹枝藤蔓的一部分；還算明顯的喘息蠕動，間接牽連著這幾棵樹枝枝桠，有了脈搏似的一上一下的規律扯動，卻逐漸微弱。

已經有些鳥群向著最近的樹枝落腳停飛；遠些，吱喳聲開始變得平和與常態。而追逐的漢子們，喘著氣警戒著，忽然，一個接著一個持續將手中的長矛使勁地戳進那雄鹿的肛門、腹部，一支...兩支.....

「夠了！讓他傷口擴大，糟蹋了那些血水；要把牠的內臟搗爛，到時候拿什麼向祭司進貢！都住手，大家盯著看，防著這水鹿重新爬起！」西卡兒喝聲阻止其他漢子繼續將第四支長矛戳進水鹿腹腔內。

「是啊！內臟搗爛了，人家可要問話我們小氣，私下切割吃了進貢品呢！」少馬補充說。

「有人受傷嗎？」

「一個！我已經留了一個人照顧！這鹿可真強悍啊，受了傷還踹傷我們一個人！」

「希望……他沒事！」西卡兒說著，眼神沒離開那水鹿。

只見那水鹿的呼吸已經變得不規則，斜著篩漏自樹葉枝幹照射而下的陽光，不規則地灑在那水鹿龐大的身軀，趴跪的姿勢與身上幾根扎實戳進的斷裂竹竿，在晨曦下形成一個詭異、滑稽卻血腥的畫面。

西卡兒猛想起當年夜行南下，在仔仔崙山道上，發現馬力範揹著力達，兩人堆疊摔插在路旁山徑幾棵樹幹間的景象，對照著眼前這一頭鹿的樣子，立即清晰地想像出馬力範等人被敵人埋伏圍獵的慘烈，因而稍稍感到震撼。他下意識地搖搖頭，深吸了口氣，待喘息漸漸平息，腦海卻又突兀地逐漸浮起了路格露的身影，浮起她始終不把自己當一回事的表情，心裡升起了奇怪的、不平的感覺。

正是因為馬力範，所以西卡兒始終在尋求一個機會證明自己的存在；正因為路格露，他才主動規劃與策動這一場圍獵大水鹿的行動，雖然有人受傷，但過程幾近完美地叫人激賞。而今雄水鹿到手了，路格露會不會因此改變對他的看法與態度，成為這一次圍獵行動的另一個戰利品？西卡兒環視少馬及其他的夥伴，心中忽然有了一股期待、得意與無盡想像；因而腦海浮起昨天傍晚的溪水邊，路格露柔滑的肩背，以及左臂遮掩不住的半球乳房。心跳不自覺地逐漸加快，一股燥熱上下亂竄，他感到喉頭乾澀，無意識的舉……了舉手中的長矛，矛尖正巧點中一枝矮枝幹下方，幾隻胡亂亂飛的烏鴉才飛回落腳，又紛紛振翅嘎鳴，飛起盤旋，掀起一陣騷動。

烏鴉群飛盤旋著，落翅與糞便完全圈圍著這一群漢子，以及這些漢子圈圍著的一頭

即將斷氣的水鹿；而樹林外，荒草莽原上，日頭已經高掛，陽光逐漸溫熱整個台東平原。

「好囉！回部落吧，處理完了，今天下午大家好好享受啊！」不等西卡兒進一步指示，少馬大聲的喳呼著。

「好啊！」眾人應和著，同時以幾根硬木長矛為支架，將雄鹿綑綁上架，一等受傷的人趕了上來，六個人哼氣了一聲扛上架，往部落方向出發。

「小心！」才走上約十步，走在第一個的少馬忽然大叫，同時身體一偏，向左踉蹌傾斜，鹿隻近三百公斤的重量牽引著其他扛著的漢子也跟著不穩摔向左邊，幸好抵著樹幹沒真的倒下。

「幹什麼呀？」一個漢子高聲半斥責的問。

「怎麼了？」西卡兒站上前來。

「有個人倒在那裡！」少馬說著，順便打了個手勢要其他人把水鹿放下。

「咦？還真有個人倒在那裡呢！會是誰呢？我們不是只有一個人受傷嗎？」西卡兒說著，同時向其他人望去，頗有清點人數的樣子。

「啊！」一個漢子不等誰招呼，自顧自的向前查看卻驚叫了一聲。

「怎麼了？」西卡兒本能的握著刀柄問。

「是馬力範！」

「馬力範？」

「是他，還渾身酒氣！」

「怎麼會是馬力範？馬力範怎麼會一大清早就醉倒在這裡？」少馬幾乎是衝了上

前，表情是瞪大眼睛，詫異、驚訝、不可置信全寫在臉上。

只見這個被稱為「馬力範」的醉漢，身體倒臥在一棵相思樹根旁的雜草叢的小徑上，頭側著枕在一塊石頭上；左手背爬上了一些螞蟥，一隻蛤蟆貼著他的襠下，身體隨著頸部囊袋一吸一張地輕微起伏著；裸露半個肩背的粗麻布衣服微濕，頭髮還結了些水珠，跟周邊的雜草葉尖上的水滴珠串一樣晶亮。顯然他昨夜就倒在這裡，若不是他鼻口尖一片葉梢還不停地隨著細微卻規律的呼氣而飄動，他簡直跟死屍相去不遠。

「失蹤了幾天，又醉得這個樣子，這到底怎麼回事啊？」西卡兒也皺起眉頭，走了上前查看直搖頭。

「幸好，那水鹿提前倒下！再往前個幾步，真要踩爛他的腦袋了。」一個漢子說。

西卡兒看著馬力範扭曲著的身體和枕在石頭上的臉頰，搖搖頭，腦海卻無端地浮起路格露一向森冷，卻美麗地令他無法自處的眼神與表情。

「帶他一起回去吧！」西卡兒臉上忽然悄悄地泛起詭異的笑容，冷冷的說：

「我們也該好好慶祝了！」